



陳冠中 著



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
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

人最赤裸的狀態，不過是一口氣、一條命，
但那也是隨時可以被拿走的

運

命

陳冠中 著

裸命

陳冠中 著

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香港皇后大道東一〇九至一一五號
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
電話：2528 3671 傳真：2865 2609
網址：cosmosbooks.com.hk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/一樓（門市部）
電話：2865 0708 傳真：2861 1541
九龍旺角通菜街一〇三號（門市部）
電話：2367-8699 傳真：2367 1812

設計 Untitled Workshop

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三字樓
電話：2150 2100 傳真：2407 3062

出版日期 二〇一三年一月初版/三月第二版·香港(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)
©COSMOS BOOKS LTD. 2013

第一章	肉團	5
第二章	翻狗	61
第三章	異域	143

陳冠中 著

裸命

第一章 **肉團** 5

第二章 **翻狗** 61

第三章 **異域** 143

第一章

肉團

世時翻轉。

世事無常。

上一句是聽老人說的。

下一句是梅姐常說的。

梅姐有很多四個字的句子，梅姐愛說四個字的句子，我以前不懂，記不住也不上心，後來聽多了，懂了，記住了還覺得挺有意思。

好像，世事無常、命中蛀定、色中餓鬼、後炎無齒……。

好像，我學會了說命中蛀定，梅姐說怎麼就碰上我這個色中餓鬼，我就說命中蛀定，然後梅姐就會眼睛帶着水光，點點頭說：是命中蛀定。每次都是這樣，她這樣是開心的。我喜歡梅姐開心，因為她對我超好。

又好像，她上網看新聞看微博，看到不好的消息，悲傷起來，就嘆口氣說：世事無常。生起氣來，就罵說：後炎無齒，咒那些壞人後面發炎，牙都掉光。

我喜歡她的慈悲、仗義，好像女俠。她很重感情，對人真的很好，有錢人、沒錢人、漢族，藏族。

還有那句血膿於水呢。有一次歐陽老闆請幾個台灣朋友吃飯，梅姐和我也去了，大家喝高了，歐陽老闆說了一句：「我

們是骨肉兄弟，一家人啊！」他們都從飯桌站起來，你擁抱我，我擁抱你，梅姐說：「到底是血膿於水啊！」他們也跟着說：「血膿於水、血膿於水！」我在沙發那邊替大家泡茶，不懂他們為什麼擁抱的時候要說血膿於水血膿於水，只是覺得血膿於水這四個字挺好玩，血和膿在水裏，讓我想起喇嘛們說的脈氣明點。幾天後我和梅姐到沖賽康回民攤子買犛牛肉，剛宰出來的牛肉一團一團的放在案板上，還滴滴嗒嗒的帶着血水，我迷迷瞪瞪的冒出一句血膿於水，逗得梅姐看着我直樂，然後她又故意做了個噁心的鬼臉。我好像是懂了，血膿於水、脈氣明點，都離不開肉，有肉就有水，有水有肉就會有膿有血，這就是眾生就是人，對老虎來說人不就是肉，對蚊子來說人不就是血？都是個說法，脈氣明點太含糊了，我覺得還是漢族說的血膿於水夠狠、夠真、夠牛掰。血膿於水這句話的意思，就是說我們所有人都是一樣的，你也好我也好，都一樣，都不過是一團有血有膿有水的肉，所以都應該是很親的。擁抱！

她說她長肉肉了，我喜歡她長肉，摸不到骨頭，特別滑溜。她說她是南方人，骨骼小。我不太會分南方人北方人，反正我知道不是每個漢族女人都這樣。她說她年輕時候皮膚更滑更細，我想不到什麼皮膚可以更細更滑。我怎麼壓在她身上、兩隻手亂揉搓、雞巴前前後後操她的逼，都感覺不到骨頭。她偶然的吃我雞巴的時候，更好像無齒。她好像是純肉團。

我跟她好得很，我們配合得很好。

她身體各個部位都很敏感。我只要舔舔她耳朵、咬咬她肩膀，她就說「不行了不行了，電死我了電死我了。」

一般我都等她舒服。她很容易舒服、很容易就會來。

她舒服了、來了，先是一陣瘋叫，最後從嗓子裏發出很大的吼聲。說實在的，我們剛開始好的時候，她的瘋叫和最後的吼聲都有點嚇到我，但不久我就習慣了。我覺得她的自我感覺真的特別好。她真的很會享受，很懂得放鬆自己，可以讓自己完全豁出去。我上過的很多女人都不能這樣豁出去。這一定不只是天生的，一定是經過好多男人的磨練才學會的。她滿足了自己，也滿足了操她的男人。梅姐開心，我也開心，她舒服了，來了，我覺得自己牛掰。

有時候她來了，我還沒來，她緩過氣來，就會替我打手

槍。我想她用嘴，但她不喜歡。我試過把雞巴送到她的嘴邊，她也只是放進嘴裏假裝吃幾下，更多是稍稍親一下，然後就用手。我不念經，但是也不喜歡用念經的嘴巴去蹭她的逼，我們就扯平吧。

有時候，我要來了，她還沒舒服，她會喊着：「不要來，等我一下、還差一點、還差一點……」我還是忍不住，射了，她也不會怪我，我說太癢了沒忍住，她笑瞇瞇的說：「沒事，我已經舒服了。」我知道她還差一點才舒服，心裏說，下次讓你先舒服。

她特別舒服了，反而會說我是色中餓鬼。

上上下下前前後後，她都可以舒服。不過如果她在我上面，舒服完她會說：「下回該你幹活了。」

梅姐在的時候，我差不多每天幹活。

我的脈氣明點、血膿於水管用。

她說怎麼給她遇上我？我說命中註定。她說，「是命中註定的，我的強強寶貝。」

一般都是她先要，我立馬就可以上。有時候她用一根手指撓我一下，有時候她像蛇一樣發出吱吱聲音。到她心情好的時候，最常用的信號是故意對着我眨兩次眼然後眼睛調皮的微瞪，我就知道她要了。她一想要我就硬。

不用多說我們立馬上床。

梅姐說她是床床控，我家的床架床墊都是進口的，特別結實，使得上勁。

有時候我正尿尿的時候她從後面抱住我，捏我雞巴弄滿手的尿，又或者她看到我淋浴，脫掉衣服就擠進來替我抹肥皂，玩我的雞巴，然後我們就在衛浴間解決。她說這叫臨時起意。有一次我說臨時起膩，她說：「是起意啦，不是起膩」，但後來我們都改說臨時起膩。

有時候我們也在林卡臨時起膩打野戰。

但主要戰場還是我家牛掰的床。我們每天都花很多時間在床上，一人一個愛拍，她看電視劇，我上汽車網站或玩遊戲；她追新聞，我上汽車網站或玩遊戲；她刷微博，我上汽車網站或玩遊戲；她說世事無常、後炎無齒，我就喊耶，給我五個！當然我們更在床上肉搏、幹活。她說發課米，我說發課油，累了就睡。我們都愛睡覺。有時候她暈得不行會說：「是睡如龜」，弄不懂她什麼意思。

三年了。

我們是可以一直這樣下去的。

我願意一直這樣過下去。

跟梅姐後，我沒有跟別的女的好過。

有時候，上她的時候，我會想着別的女人。但那種情況不多。

不過，跟三年前不一樣，現在都是她先想要的，越來越少是我先想上，然後主動去找她要的。

有一次她要去機場，叫了我的車。四年多前的事了，那時候去貢嘎機場還沒有高速公路。她耽誤特別久才出門，又碰到路上有交通事故，特別堵，我怎麼繞怎麼卡位也快不了多少。到了機場，我憑感覺留在外面等她，怕她趕不上飛機。果然不久她沒精神的拖着行李走出機場，看到我在等她特別開心，我就又送她回家。之後她每次來回機場都一定叫我來接送，後來乾脆叫我做她司機，開她的越野車，幫她做些雜事，每月給我發工資。

我算過，替她打工比我自己替旅行社開車賺得多。我覺得梅姐人不錯，開車又是我喜歡的，而且工作清閒，她不在拉薩我乾拿工資差不多不用幹活。她說：「我不在你替我保養車子，隔天到我家替花花草草澆水。」她不叫她家的清潔阿姨替花花草草澆水而要我隔天去她家。

從她請我當專用司機上班第一天開始，我就幻想着跟她做愛。之前沒有這個念頭，真的沒有。我一直以為自己喜歡瘦型女孩，不喜歡胖型的，以前的女朋友沒有胖的，只有瘦得可憐的。梅姐個子小小不算很胖，但怎麼說都屬於胖型，她不是肥女人，只是胖型女人。用我認識的一個老外常說的話：她不是我的型。